

空小情緣永相隨——

· 潘精華 ·

# 乘著童年跨越大肚山碉堡

## 前言

四〇至五〇年代，國中免試升學體制尚未施行（九年國民教育施行時間為民國五十七學年度），全省各國民學校師生每天處於戰戰兢兢的升學壓力下，爲了聯考而奮鬥。「臺中空小」的學生都是軍人子弟，家中沒有財產、經濟生活窘困，家長將希望寄託在孩子們的教育上，希望藉此改變下一代的社經地位，讓子女們擁有選擇人生的機會。

「臺中空小」經歷大風大浪與友校結盟：臺中空小、東大附小、臺中糖小、彰化溪州糖小、教育廳霧峰復興小學，每隔兩週分別在臺中、溪州與霧峰等地舉辦聯合考試。空檔週則由臺中空小自行辦理升

學會考，模擬臺中市中學聯招錄取標準作業，採公開放榜，並比照聯招會放榜模式，將榜單圈點張貼於學校公布欄上，供所有考生查詢。

父兄們每天在機場值勤上班，母姊們則忙於打理家中大小事務，因此，空小學生幾乎沒有任何休憩活動；而學校也因為孩子們必須配合機場軍用大卡車接送時間，無法規劃戶外教學、遠足與旅行。當時，我在空小任教職，首開先例，利用週末空檔帶學生們走向野外，踏青、郊遊、野餐，孩子們高興得不得了。

那個年代臺中的交通不算便利，只有公路局客車與豐原客運行駛在滿布飛塵、沙土、石子的省縣市道路上，且班次少的可憐。然而，中清路與大雅路上，卻有唯一一路的藍色空軍交通客車，因此，班班客滿，每個乘客都擠得如沙丁魚般，幾無立足之地。基於交通考量，那次踏青地選在離空小較近的大肚山。

當時臺中港路（現更名為臺灣大道）是條不寬的石子路，兩旁栽種尤加利路樹，每每車輛駛過，就會揚起大量灰塵，逼得我們這些騎腳踏車的用路人，只能選擇兩旁石子較少的小徑行走。

我們師生一行人，首站前往東海

橋下的「筏子溪」，該河是原民蕃仔園文化（又名番仔園文化）的生命活水，水質清澈，小魚小蝦很多，沒有受到任何汙染。後來，空小校友還會在河床利用石塊架灶，埋鍋、造飯、野餐，玩得不亦樂乎！

接著前進環境幽雅，遍布相思樹林的「東海大學」，欣賞由貝聿銘與陳其寬共同設計的「路思義教堂」，並巡禮校園。校園北邊是一片廣大的甘蔗園、地瓜田、高粱地、花生田，紅色的泥土與市區景色截然迥異，沒有任何房舍，是人煙絕跡的荒蕪之地，蕪草中矗立了一座孤零零的吊鐘型碉堡，是日本人在二戰時期所留下的。當時，空軍子弟好奇心重，立即展開古堡探險，攀爬到古堡內層，從碉堡槍砲窗口眺望四周，從狙擊窗向外

作者當年與空小學生在碉堡前合影留念。



看，視野相當開闊。孩子們發現碉堡下層有容納一個人垂直上下的方形口，想跳下去一探究竟，被我即刻阻止；我請碉堡外的同學遞進來幾粒土塊和石子，下投試探深度。哇！不僅回聲有異，且間隔稍久，我便馬上要求學生們撤出碉堡，避免造成意外。

我和學生們圍在一起做地形沙盤推演，研判日軍班兵進出口絕不在古堡現場，舉目尋覓，猜想附近東方約十公尺處的一座土堆窟洞，可能是他們的出入口，果然，低頭進入後，發現內部有鋼筋水泥材質的建構工事。向北跨進幾步，走階梯直接進入碉堡底層，內部有水泥製的方型桌和四方凳，供日軍儲放彈藥糧秣之用。抬頭往上方觀察透下的光源，碉堡高度構工約十公尺，圓錐壁有「」字型鋼鐵，並間隔構築單兵手攀釘梯，釘梯早已銹蝕斷折，不堪使用，具危險性。



作者進入碉堡，於槍砲口與學生合影留念。



此工事屬火炮掩體，外形為「」字型，使用鋼筋混凝土建材，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，形成防空偽裝。

事後，我跟孩子們檢討，倘若當時未即時阻止，讓他們魯莽下跳，一定會造成嚴重的傷勢，好險！

當年在空小與孩子們的校外踏青行，結下了我與大肚山臺地軍事碉堡群的深厚緣分，並於多年後擔任「臺中都會公園」導覽解說員，為來訪者介紹碉堡所乘載的烽火歲月與我的空小憶往。

由於大肚山臺地優越的戰略地位，無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還是兩

岸對峙的年代，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。空降、反空降設施，碉堡防禦工事因應而生，大肚山臺地到大甲溪長條狀丘陵臺地沿線，建構了不同時期的碉堡工事，由點、線、面的前鋒架構之姿，控管腹地防衛優勢，西控臺灣海峽，東護臺中盆地。

九〇年代國際局勢緩和，政府致力於經濟發展，並實施農地改革。此背景下，大肚山公地擴大放領承租，當時的農林租戶將軍事碉堡視為妨礙耕作的眼中釘，偷偷拆除拆毀，當環保、文化人士發覺時，已經被拆除了好幾座，殊為可惜。

被遺忘的歷史，藉由一座座碉堡遺跡，從老一代悲傷的回憶中被喚醒，並授予新生代文化思維的傳承。日據時代，「木更津」、「鹿屋」航空隊自殺飛機利用臺灣地區作為侵略全世界的戰爭跳板，多少人因此喪命在無情的戰火之中，令人哀泣，窮兵黷武者真該好好懺悔自省。

過去兩岸敵對時期的緊張與不安，八二三砲戰、古寧頭戰役、越戰、中美天兵空降演習、武昌演習、國軍年度紅藍對抗實兵演習等，大肚山風雨欲來的緊張氣息，相對提升了國民的危機意識。兩岸化解敵對狀況後，兩岸文化交流綿密，和平友善互動頻



繁，似乎讓大家嗅覺到春天的腳步近了，但大肚山臺地的碉堡文化卻無聲訴說著當年的血淚歷史。

在政府的努力下，目前大肚山的碉堡群獲得相當良好的保存與維護，目的就是藉碉堡文化的啟示，讓所有人能夠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日子，並懂得感恩惜福。以下就大肚山臺地軍事碉堡群的軍事戰略地位、現存碉堡與構工設計概述與大家分享。

## 大肚山風雲際會——重要戰略構工「碉堡」

日據時代，在大肚山臺地上設有簡易機場（原臺中縣大雅鄉、神岡鄉、清水鎮之間）專供日軍駐臺的海軍神風特攻隊「木更津」、「鹿屋」航空隊自殺飛機進場起降訓練，並與「水湳機場」、「新社機場」、「卓蘭壠西坪機場」、航空母艦串連併用，作為偷襲盟軍船艦的基地。

當時盟軍力圖反制，欲摧毀「木更津」的大本營，密集偵察蒐集大肚山航管情報、並展開突襲轟炸。駐防日軍為防止盟軍傘兵空降，在大肚山臺地積極構工，設置多座反空降吊鐘型碉堡、火砲陣地屋式碉堡與潛伏式機槍堡。

現存的碉堡有「望高寮」火砲陣

地屋式碉堡、「臺中可愛動物園」附近吊鐘型碉堡、「東海大學」北側的東海古堡、臺中都會公園的吊鐘型碉堡與清水鰲峰山碉堡群，密集的點線輻射狀碉堡遺址，突顯了大肚山臺地制高點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。

四〇年代，臺海局勢緊張，中共甚至撂下狠話，要血洗臺灣。因此，國軍加緊大肚山的建構防禦工事，不僅在紅土旱田區構築了潛伏式機槍堡和散兵坑，亦構建「圓柱型碉堡」，作為反空降之用。

民國四十五年「陽明山計畫」在大肚山臺地建造遠東最大的「公館機場」（現稱「清泉崗機場」），到了五〇年代越戰爆發，因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，美軍轟炸機、運輸機、戰鬥機、偵察機、空中加油機、雷達預警機等，每天上百架次從「公館機場」起飛前往越南執行任務；另外，中美聯合空降實兵作戰演習也在大肚山臺地進行操演，而最具規模的「天兵六號演習」國軍特戰部隊傘兵空降點，同樣選在今日「臺中都會公園」所轄區域，在在證明大肚山臺地的重要軍事戰略地位。

## 歷史文化資產——大肚山臺地上的「中都」碉堡

大肚山臺地上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以及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四年期間，國軍反空降設置之十餘處碉堡與綿密火網之火砲陣地，以保護「清泉崗機場」與「水湳機場」。現今，這些碉堡已不具重大軍事用途，成了歷史文化景觀。

民國九十五年，少部分碉堡被拆除，其中「臺中都會公園」大門通往大雅、清泉崗機場方向的十號碉堡也遭拆除劫數；所幸同年三月臺中市政府會議通過，將轄區內的碉堡正式登錄為歷史建築，並核定大肚山臺地十二處碉堡為臺中市文化資產，給予法定文化保障地位，加以保存維護。

面積八十八公頃的「臺中都會公園」位於大肚山臺地，公園內現有圓柱型反空降碉堡兩座（編號三、四號）、機槍堡四座，以及緊臨公園北側邊界一座吊鐘型碉堡（編號五號）。

一、編號五的吊鐘型碉堡：係二次大戰末期，在臺日軍所設置，鋼筋水泥、混凝土結構，外形為吊鐘型，頂端為鐵鍋圓弧形，位於北側停車場車道外區緊臨路邊，四周有機槍射擊窗口與垂直兩層樓高之釘梯。出入口隱藏在周邊，地底通道與彈藥庫相通。鐘弧型碉堡底層有水泥製作四方形桌凳為待命警戒備戰室。

求證、認真觀察

探索行動——大膽假設、小心

三、機槍堡：為土丘型，設有矩型窗口可架設機槍之軍事防禦防空偽裝設施。鋼筋水泥結構、表層隆起為泥土覆蓋的偽裝層、上面栽植草皮掩護工事。

二、編號三、四的圓柱形碉堡：為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國軍所設置，鋼筋水泥、混凝土結構，外形為圓柱型，頂端為平頂式，配置對空重機槍與火炮。出入口在旁邊約五公尺處，地下層可供駐防守軍備戰、住宿和儲備糧秣、彈藥之用。三號碉堡位於北側停車場廁所西邊約十公尺處，四號碉堡則座落東側體能訓練場旁約十公尺處。



編號五之吊鐘型碉堡。



編號四之反空降圓柱型碉堡。

「臺中都會公園」的碉堡構工設計大同小異，但認真觀察仍可發現些許差異，並從中了解構築當時的戰略與戰術考量。

來到賞月廊道、健康水道旁的「甲」座反空降機槍堡前，映入眼簾的機槍堡是土堆埋伏式（底層以鋼筋水泥構工），上層水泥蓋子為入口處，下方機槍射擊孔有兩個，孔口面向西方，控制海峽方向來襲之敵軍。步道與北側涼亭之間有反空降「乙」座機

槍堡，構工與「甲」座機槍堡相同。碉堡內部地下室供駐防守軍儲存糧秣彈藥之用，碉堡主體共分三層射擊孔，第一層三孔、第二層四孔、第三層四孔。

北停車場東北盡頭「都會園路」旁，有日軍構工的「吊鐘型五號碉堡」，主體為地下補給候令室，設計有三層射擊孔，第一層大窗孔四個、小窗孔六個，第二層中型孔四個、小型孔四個，第三層頂端有朝天高向射擊口，四周佈滿相思林和雜草。

通過「都會園路」，東側體能訓練場旁，有國軍反空降「圓柱型四號碉堡」，構工與「圓柱型三號碉堡」相同；但射擊孔主要面向臺中盆地東向坡，防制空降敵人自東坡奪取臺地制高控制點。穿越北地下道，戶外劇場東南約十五公尺處，有「丙」座機槍堡，「中都」正門右側安全島上有「丁」座機槍堡。

## 結語

期盼大家到中部遊歷時，能安排前往大肚山臺地，站在曾經砲聲隆隆、烽火漫天的碉堡遺址上，向歷史致敬，並與歷史對話，藉由軍事碉堡的文化遺跡啓示，更懂得珍惜現在得來不易的和平生活。